

# 論語二十講

## 下篇

### 第十一講 先進篇

以上十講，沿襲原論十篇之次第，而以己意另爲組織，以後十講仍繼此步驟爲之，不再另開生面。前人以此上十講——十篇爲「上論」，以後十講爲「下論」，因其體制之各異也。今於未入正文之前，先將我國先哲及東哲關於前後十篇文體不同之議論，略舉數則於左。

東哲伊藤仁齋關於論語二十篇「上論」「下論」之辨，有下列之論述：「論語二十篇，相傳分上下，猶後世所謂正續三集之類乎！蓋編論語者，先錄前十篇，自相傳習，而又次後十篇，以補前所遺者，故今合爲二十篇云。蓋觀鄉黨一篇，其體制要當編在全書之最後，而今適居第十篇，則知前十篇本已自爲成書矣——上見論語古義，彼由。」

此外關於論語前後十篇文體之互異，尙有如下之五說：

1. 論語前十篇，記孔子對答定公哀公之問，皆變文稱「孔子對曰」者，朱子所謂尊君是也。至答康子懿子武伯之問，則但稱「子曰」。乃「先進」篇答康子弟子好學之問，「顏淵」篇答問政，患盜殺無道之問，皆稱「孔子對曰」；疑前十篇去聖未遠，禮制方明，後十篇則後人所續記。其時卿位益尊，卿權益重，蓋有習於當世之稱，而未嘗詳考其體例者。

2. 論語前十篇，記君大夫之問，皆但言問，不言問於孔子。後十篇中，「先進」，「子路」兩篇亦然。獨「顏淵」篇三記康子之問，皆稱問於孔子，齊景公之問政，衛靈公之問陳亦然；蓋十篇皆後人所追記，原不出於一人之手，而傳經者輯而合之，是以文體參差互異也。「子路」篇義最精密，文體亦與前十篇略同，「憲問」篇次之，「季氏」篇文體最異，「微子」，「堯曰」亦參差不一；惟「子張」篇，所記皆門弟子之言，無可疑者。至門人之問，更不煩稱問於孔子，乃「陽貨」篇子張問仁，「堯曰」篇子張問政，皆稱問於孔子，其皆後人採之他書，而非孔氏遺書明甚。上見崔述論語餘說。

3. 論語前十篇文皆簡，後十篇則文皆長；前論文過百字者僅兩章，他雖長章不滿百字，後論則三百餘字者一章，一二百字者八九章。

4. 論語前十篇，非孔子及門弟子之言不錄；惟「鄉黨」一篇，記孔子行事，故章皆無冒頭突起；其他未有突起及雜記古人之言者。後十篇中，如「齊景公有馬千駟」、「邦君之妻」、「太師摯適齊」、「周有八士」等章，皆突起，非孔子言，亦非門弟子之言。又如「柳下惠爲士師」、「周公謂魯公」及「堯曰」等章，皆雜記古人之言，與戴記檀弓各篇相似，而與前十篇體例不類。

5. 論語前十篇篇目，皆除「子曰」、「子謂」等字不計；惟「子罕」篇即以發首二字爲篇目。後十篇則惟「先進」除發首「子曰」二字；其餘即皆以發首二三字爲篇目。前十篇以人名爲目者三，後十篇以人名爲目者九——上見徂徠春臺論語古訓外傳附錄，論語先後編說。

由上引各節觀之，則論語一書，其中亦自有分別，非全部皆孔門之精語，學者誠不可不分別而觀之也。以後入本講正文。

〔經文〕 本篇凡二十五章：（一）子曰：先進於禮樂，野人也；後進於禮樂，君子也。（節）如用之，則吾從先進。（二）子曰：從我於陳蔡者，皆不及門也。（節）從，德行顏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。言語宰我、子貢。政事冉有、季路。文學子游、子夏。（三）子曰：回也，非助我者也！於吾言無所不說。（四）子曰：孝哉閔子騫，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。（五）南容三復白圭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。（六）季康子

問弟子孰為好學？孔子對曰：有顏回者好學，不幸短命死矣！今也則亡。好去（七）顏淵死，顏路請子之車

以為之槨。節子曰：才不才，亦各言其子也。鯉也死，有棺而無槨，吾不徒行以為之槨。以吾從大夫之後，

不可徒行也。八顏淵死，子曰：噫，天喪予！天喪予！喪去（九）顏淵死，子哭之慟。從者曰：子慟矣！節從者曰：

有慟乎！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？夫音扶，為去聲（一〇）顏淵死，門人欲厚葬之。子曰：不可！節門人厚葬之。節子

曰：回也，視予猶父也；予不得視猶子也。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。（一一）季路問事鬼神，子曰：未能事人，焉能事

鬼！敢問死，曰：未知生，焉知死？焉於，於反（一二）閔子侍側，閔聞如也；子路行行如也；冉有子貢，侃侃如也；子樂

節問侃侃，音羨，見前。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！集註：洪氏曰：漢書引此句上有曰：行行，胡浪反。樂音洛。（一三）魯人為長府。節閔子

騫曰：仍舊貫，如之何？何必改作？節子曰：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！夫音扶，中去聲（一四）子曰：由之瑟，奚為於丘之門

？節門人不敬子路。子曰：由也升堂矣，未入於室也。（一五）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？子曰：師也過，商也不及。

節曰：然則師愈與？節與，子曰：過猶不及。（一六）季氏富於周公，而求也為之聚斂，而附益之。節為，子

曰：非吾徒也；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！（一七）柴也愚。節參也魯。節師也辟。節辟，亦反。由也瘠。瘠，五反（一八）子

曰：回也其庶乎！屢空。節賜不受命，而貨殖焉！億則屢中。中，去聲（一九）子張問善人之道。子曰：不踐迹，亦不

入於室。（二〇）子曰：論篤是與？君子者乎！色莊者乎！與，如（二一）子路問聞斯行諸？子曰：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

聞斯行之！冉有問聞斯行諸？子曰：聞斯行之！公西華曰：「由也問聞斯行諸？子曰：有父兄在；求也問聞斯行諸？子曰：聞斯行之！」亦也惑。敢問。子曰：求也退，故進之；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。」(三)子畏於匡，顏淵後。子曰：吾以女為死矣。曰：子在，何何敢死？(女音) (三)季子然問仲由冉求，可謂大臣與？(節)與。子曰：吾以子為異之間，曾由與求之間！(節)所謂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，不可則止。(節)今由與求也，可謂具臣矣。(節)曰：然則從之者與？(節)與。子曰：弑父與君，亦不從也！(三)子路使子羔為費宰。(節)子曰：賊夫人之子！(節)夫音扶，下同。子路曰：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讀書，然後為學！(節)子曰：是故惡夫佞者！(惡去聲) (三)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，侍坐。(節)坐。子曰：以吾一日長乎爾，毋吾以也！(節)長。居則曰：「不吾知也！」如或知爾，則何以哉？(節)子路率爾而對曰：千乘之國，攝乎大國之間，加之師旅，因之以饑饉，由也為之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夫子哂之。(節)乘，去聲。饑，音幾。饉，音頃。比，必二反。下同。哂，音恥。反。求爾何如？對曰：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為之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；如其禮樂，以俟君子。(節)赤爾何如？對曰：非曰能之，願學焉。宗廟之事，如會同，端章甫，願為小相焉！(節)相，點爾何如？鼓瑟希，鐸爾，舍瑟而作。對曰：異乎三子者之撰。子曰：何傷乎！亦各言其志也。曰：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。夫子喟然歎曰：吾與點也！(節)並去聲。沂，魚衣反。雩，音于。

(節)夫曰：夫子何哂由也？(節)曰：爲國以禮；其言不讓，是故哂之。(節)唯求則非邦也，與安見方六七十

如五六十，而非邦也者。(節)與平唯亦則非邦也，與宗廟會同，非諸侯而何？亦也爲之小，孰能爲之大？

【篇義】正義曰：前篇論夫子在鄉黨，聖人之行也。此篇論弟子賢人之行，聖賢相次，亦其宜也。余

按本篇二十五章，除開端「先進」章，論應世之法，「善人」章，借善人以勉學，「論篤」章，論觀人之法，其餘多評弟子之賢否；而於四科顏淵、閔子路、冉有等人尤詳。集註胡氏曰：此篇記閔子言行者四，而其一直稱閔子，疑爲閔子門人所記，非無故也。此篇皇邢本皆二十四章，蓋合「柴也」「回也」爲一章，「子張」「論篤」爲一章，又析「從我」章德行以下另爲章，正義從之。此章節分合之所當注意者也。

【章旨】本篇二十五章，首列「先進」。此孔子矯時論之失，而以身維禮樂也。當以中字作主，時人惟味中，故羣從後進；孔子惟用中，斷在從先進。

(一)「從我」章，此追數與難之賢，均足繫聖思也。以上節爲主，下節因孔子之言而以與難諸賢之姓名實之，並冠以四科，見得一時之厄，皆傳道之英，尤孔子之所不能忘情也。

(二)「非助」章，此深嘉顏子體道，而故爲若有憾之詞。憾在外面看，喜在內面看。鄭時梅云：口中

似有憾無喜，意中却深喜無憾；硬作喜語固少味，直作憾語亦失神；此處須善體會。

(四)「孝哉」章，此表閔子孝行之昭乎遠近也。上句虛，下句實。伊古聖賢，雖非有全子道，而孔子只稱舜與閔子，自宜就處家庭之變說。

(五)「南容」章，此見南容治心之學，非治詩也。所謹者言語之微，所關者身世之大，故三復當就防玷之心看。擇配亦只重慎言一面，慎行意帶說。

(六)「季康」章，此惜顏子之好學而早死，要體會嗟歎口氣。好學不可牽纏不遷不貳等語，以與六講「哀公」章混。

(七、八、九、一〇)「顏淵」四章，此痛顏子之死，一切均在道上看。約旨：却諸擲，斥厚葬，非薄於淵，爲道也。慟夫人，悲喪予，非厚於淵，亦爲道也。道在淵，則待淵不可不以道。

(一一)「季路」章，此見幽明始終之理，當循序以求之也。約旨：夫子截然下個未能，焉能，正要從平實處循序作去，且把那渺茫一邊闕過耳。

(一二)「閔子」章，此見孔子造就人才之深心。諸賢皆有剛德，總以氣象言。氣象能剛，喜其有進道之資；過剛，望其求免禍之道。下節不可劃在樂外，惟愛之至，故慮之深。

(一三)「魯人」章，此見聖賢同一維魯之心。詳說魯自莊僖以來，已疲於齊晉之霸；迄定哀之間，又役於吳越之強。其間稅斂邱甲，民不堪命，復言興作，國尙可支乎！此說按照當時事實立言，自是深切。

(一四)「由之」章，此見孔子造就子路之意。爲子路言，則諷其短；爲門人言，則表其長；無非鼓舞子路妙用。

(一五)「問師」章，此章見道貴得中。首節因子貢問而言其所造之異；下又因子貢注在師而言其失之同；總之皆失中也。所謂中，只是義理之至當恰好處。

(一六)「季氏」章，此孔子責冉求之黨私害民也。上節立個罪案，下節以其有負聖教，既絕之，又正之。

(一七)「柴也」章，此欲四子矯其偏以歸於中也。玩四也字，先呼名喚醒，乃各從其本身指出受病所在，使之知所變化也。此不重呆解愚魯，辟，疇；總要看出孔子親切指示意方好。勸學錄：愚魯一類，是偏於沈潛者；辟，疇一類，是偏於高明者。

(一八)「其庶」章，此見兩賢之可進道，並舉之而若有幸詞也。上節重庶乎句，下節重億則屢中句。蓋回之近道固足嘉，賜之明哲亦可取。孔子並舉之，謂皆可進道，非區區較量於貧富間。兩節緊相對



照，庶乎對億中，屢空對不受命而貨殖。

(一九)「善人」章，此論善人現在品地。不踐二句，一揚一抑，一串說下。善人質美，不必依閑邪之道而自無邪，不必依遏欲之道而自無欲。集註自不爲惡四字，正答善人處。不入室，非限他終不入，必學方可入耳。

(二〇)「論篤」章，此見論人必探其本，而後人品可定也。君子，色莊，作整個人看。兩乎字，且信且疑；總見人不徒在論篤，而論篤終不足以定人也。

(二一)「問閔」章，此見孔子裁成二子之權宜，上兩段彼而不斷，下因公西華問而發其故也。因材施教之妙，末四句纔見。

(二二)「子畏」章，此見聖賢遇變能以道相信也。周介生：因羨里而演易，文不敢死，紂不得殺之。居東山而致風雲，周公不敢死，管蔡不得殺之。於此見聖賢戒懼之心，明哲之學。子畏於匡，論語凡兩見。「子罕」篇是爲孔子記，此章是爲顏子記。

(二三)「季子」章，此見孔子沮僭竊，扶綱常之心。前四節子然欲假由求以誇人，孔子言其未備大臣之道。後二節子然欲資由求以助己，孔子又言其有人臣之節；總之是爲季氏而發，言在此而意在

彼。

〔二四〕「子羔」章，此見學優而後可仕也。上二節，因子路使未學者而仕，故以妄舉非之；下二節，因子路對以卽仕爲學，又以強辯惡之，總見仕非學不可。

〔二五〕「侍坐」章，此誘諸賢言志，因各致其嘉與之意。首三節，因侍坐而誘之言志；中四節，因言志而獨有所與；末五節，因辨志而兼有所與。蓋與會點，所以廣三子之作用；與三子，所以實會點之胸襟。須知此章記載，如史記敘事法，就中摹寫，都著意在氣象上，以「禮讓」爲點睛。約旨：晒山與點，是此章大關目。

〔通論〕 二十五章，多論弟子之學行，而於四科諸賢，尤多評議。茲先述其追懷陳蔡與難諸賢一事。〔從我〕章，集註：孔子嘗阨於陳蔡之間，弟子多從之者，此時皆不在門，故孔子思之，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。孔子念陳蔡而因及從我之人，念從我而因有不及門之感，由安思危，自是深情無限！門人因孔子之言，分記顏淵、閔子騫……等十人，又各因其所長，分爲四科——德行、言語、政事、文學——見得陳蔡諸賢，如此表表偉偉，宜乎在難有絃歌之樂，居安切思慕之情也。且當時相從者，亦不止此十人；門人特記其四科之最優者，亦非顏閔不足於文學，游夏全缺於德行也。要見患難中英賢畢集，一時之阨，實

萬世之光。此章陳蔡之厄，昔賢疏證不一。史記孔子世家敘於吳伐陳，楚救陳，軍於城父後，在魯哀六年。朱子據論語自衛如陳，在魯哀二年。江永鄉黨圖考以爲在魯哀四年，因哀二年十二月，蔡昭侯畏楚，遷於吳之州來。州來蔡城，在安徽舊鳳陽壽州北三十里，與陳相距，中間隔絕，不得言「陳蔡之間」。見孟子——也。然則絕糧陳蔡之間，當在哀四年，自陳適蔡時，指故地上蔡——蔡始封地，舊河南汝寧上蔡縣，後平侯遷汝寧之新蔡縣，皆與陳相近——言之耳。正義題之，又引經傳小記，謂史記亦自可從；其云爾雅淮南有州黎丘，註今在壽春縣，鹽鐵論孔子能方不能圓，故飢於黎丘。哀公二年，蔡遷於州來；四年，孔子自陳適蔡；三歲，吳伐陳，楚救陳，軍於城父，使人聘孔子，於是絕糧陳蔡之間。鹽鐵論所謂黎丘，蓋卽州黎之丘也。此直從史記作六年。新遷之蔡，距陳雖遠，中無他國相隔，則亦爲「陳蔡之間」矣。總之春秋詁今，時代遙遠，各說多意爲推測，讀者姑取此爲參考之資可也。又皆不及門，鄭註言弟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者，皆不及仕進之門。正義釋之曰：孔門弟子，無仕陳蔡者。孟子云：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，無上下之交也；無上下之交，卽此所云不及門也。又引檀弓言夫子將之荆，先之以子夏，申之以冉有，可知夫子周遊，亦賴羣弟子仕進，得以維護之，今未有弟子仕陳蔡，故致此困厄也。

又此章合下德行節爲一章，說本鄭氏；正義非之，謂顏閔十賢於陳蔡事不相關，冉有於魯哀三年，

爲季康子所召，不應於此年復有一冉有從夫子也。尤何良齋雜說引陳善辨曰：陳蔡從者，豈止十人，患難之時，何必分四科乎？斯知鄒說未敢從也。史記仲尼弟子列傳：孔子曰，受業身通者，七十有七人，皆異能之士也。德行：顏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；政事：冉有、季路；言語：宰我、子貢；文學：子游、子夏；是此四科爲夫子平時所論列，不必在從陳蔡時。弟子傳先政事於言語，當出古論。

顏子之賢，一則見於其學，一則見於其遇變之自信。「非助」章，嘉顏子悟道之妙。曰：非助我，於吾言無所不說。集註助我若子夏之起予，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。顏子於聖人之言，默識心通，無所疑問，故夫子云然。辭若憾之，而實則深喜之也。此章孔註助益也，言回聞言即解，無可起發增益於己。是以解訓說，與學記「相說而解」義同。

「子畏」章，見顏子於師，以道義相信。吾以女爲死矣！孔子此言，懼其誤死而喜其得來，蓋情急中驚喜無措之語。顏子直答之曰：子在，回何敢死！蓋信子之必在，而又以明彼此遇難而求免禍之道同也。正義據禮「父母在，不許友以死」之文，謂顏子視夫子猶父，故云「子在，回何敢死」。呂氏春秋勸學篇：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，人皆見曾點曰：無乃畏耶！高註畏猶死也。曾點曰：彼雖畏，我存，夫安敢畏！孔子畏於匡，顏淵後，孔子曰：吾以汝爲死矣！顏淵曰：子在，回何敢死！顏回之於孔子也，猶曾參之於父。

也；此周秦人解義之最古者。諸解或以子在爲在圍中，死爲赴門，正義又爲進一步之解，以正其非；其謂夫子之不輕於一死，顏子蓋真知之，故曰子在；而因子在不敢就死，自必潛身遠害，或從他道迂行，此其所以相失在後也。惟知子在，故顏子獨後；惟顏子獨後，而夫子又疑爲死。聖賢往迹及其心事，可按文而得之；彼以子在爲在圍，死爲赴門者，非也。

雖然，不敢死者，人爲之；而不能不死者，天爲之。「季康」章，明顏子之好學，而又惜其早死。康子與哀公問同，而對有詳略者。皇疏云：僿有二解，一緣哀公有遷怒貳過之事，故孔子因答以箴之；康子無此，故不煩言也。一哀公是君之尊，故須具答；康子是臣爲卑，故略以相酬也。正義則從後說，並引大戴禮虞戴德孔子云：丘於君唯無言，言必盡，於他人則否；是其明證。

死者已矣，生者奈何！「顏淵」以下四章，記顏子死，而其家族、同學，與孔子各方哀悼之深情。「顏路」章，顏死，請車爲槨——集註棺，外棺；請爲槨，欲賣車以買槨也——顏路——集註淵之父，名無繇，少孔子六歲，孔子始教而受學焉——愛回以情，而孔子則愛回以義。義何見？觀其比回於鯉——子伯魚名——以明賣車買槨之不可，是其證也。正義據公羊傳及史記孔子世家，謂顏子卒年，當在子路之死及獲麟之前；故江永聖蹟考載於哀十三年時，夫子年七十一也。才謂顏子，不才謂伯魚，史記世家云，伯魚年五十，先

孔子死，家語本姓解云：孔子年十九，娶宋之亓官氏，生伯魚，則伯魚之生，夫子年正二十三，爲昭十一年。其死當在哀公十一年，夫子年六十九。江永聖蹟表差後一年。五經異義：臣子先死，君父猶名之。孔子曰：鯉也死，是已死稱名也。又引白虎通崩薨篇：榔之爲言，所以開廓辟土，無令迫棺也。棺之爲言完，所以藏尸令完全也。鯉死，有棺無榔，亦因貧之故，所謂有其禮，無其財，君子弗行者也。孔子自言吾不徒行，以爲之榔，言未嘗賣車以爲榔也。又申其故曰：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可徒行者，孔子初仕魯爲大夫，及去位，從十禮。其後魯人以幣召孔子歸，自必復其爵而不居位，若大夫致仕者然，故但從大夫之後。既從大夫之後，與聞國政，故畜有馬乘，不得徒行。王制云：君子耆老不徒行是也。

然孔子雖愛回以義，而其情亦未嘗不深。「天喪」章，孔子於顏死而重悼之曰：「天喪予，天喪予。」子哭「章」，顏死而孔子哭之慟，又因門人之慰藉而釋之曰：「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者？」匡人之役，孔子曾以斯文之存亡，決自身之存亡；顏子於道，未達一問，是固孔子所認爲繼往開來唯一之人物。今乃不幸而死，則又焉得而不使孔子銜喪予之悲，抱惟夫人之慟也。此章天喪予，包註若喪己也；再言之者，痛惜之甚。正義引顏師古漢書董仲舒傳贊註，言失其輔佐也。天生聖人，必有賢才爲之輔佐。今天生德於夫子，復生顏子爲聖人之耦，並不見用於世，而顏子不幸，短命死矣，此亦天亡夫子之徵。故曰天喪予。按此

乃襲本贊劉歆「伊呂乃聖人之耦」一語而爲之說也。

「子畏」章，子在，回何敢死，見顏子事夫子猶父；「顏路」章，才不才，各言其子，見孔子視顏猶子。偏是門人義爲情掩，不顧貧富葬禮，各有所宜，而一意以厚葬達其惋惜之同情，致使孔子先自責——「予不得視猶子也」，而後責門人——「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」，亦可以見葬禮須隨其分，非可勉強爲之也。此章——「厚葬」章，回也視予……二三子也，馬註言回自有父，父意欲聽門人厚葬，我不得制止，非其厚葬，故云然。此以厚葬之舉，動議者門人，而同意者其父。正義引史記弟子傳，夫子言自吾得回，門人日親及夫子沒，門人心喪三年，若喪父而無服；則皆同顏子事夫子猶父矣；然夫子喪顏子，若喪子而無服，是亦視回猶子；惟不能止門人之厚葬，終心自歎，故深責二三子。此則略其父，而專咎門人也。

閔子之賢，一則見於在家之孝，一則見於維魯之心。「孝哉」章，孝哉一歎，稱閔子之孝，而又明其所以孝曰，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，可見閔子之孝，乃誠中形外，絕非勉強一特者之所得苟同也。此章不閒，集註引胡氏之言作無異詞，謂內外僉同也。陳註言子嚮上事父母，下順兄弟，動靜盡善，故人不

得有非閒之言。正義引焦循補疏謂閔子之孝，在人無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；人所以無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，以其不苟從令也。並據藝文類聚孝部引說苑閔子不從其父出母，以全孝友，爲不苟從令之

證；陳註所謂動靜盡善，當卽指此。不字作無字解，自明人無非閒之言，不是無非閒闕子之言，乃無非閒其父母昆弟之言也。漢世學者說此文，皆謂人不非其父母昆弟爲孝，論衡知實篇及韓詩外傳載此章，均可取證。

「魯人」章，見聖賢同一濟時之心。翼註：左傳昭公二十五年，公將伐季氏，居於長府，必其地寬廣，可以憑險聚衆，此非草草補苴可以將事也。今議改作，一時當權者之意在聚斂，自是意中之事。惟善人能受忠言，憑勢剛愎之流，與之正言，適以堅其必爲之志耳。闕子不說十分切實之論，只云仍舊何如，若與之婉商者，孔子不贊闕子之言，却贊其不言，以不止止之，與執綺之流言事，亦只可如此。按春秋於定哀之世，作雉門兩觀則書，築蛇淵囿則書，城西郭，城毗，城邪，瑕則書，獨不書爲長府，當係因闕子之言而中輟也。此章長府，集註藏名，藏貨財曰府；說本鄭註。昔賢或作別宮，或作宮館，闕若璩釋地引左昭二十五年杜註，長府，官府名。正義則從鄭註，其謂府自是藏名，而爲內府。周官玉府職云，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，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，受而藏之。然則玉府掌兵器，亦當在內。魯之長府，自是在內，而爲兵器貨賄所藏。魯君左右，多爲季氏耳目，公欲伐季氏，而不敢伐，故居於長府，欲藉其用以伐季氏，且以使之不疑耳。昭公伐季氏，在二十五年，孔子時正居魯，則知魯人爲長府，正是昭公居之，因其毀壞，而



欲有所改作，以爲不虞之備。但季氏得民已久，非可以力相制，故子家穉方沮其謀，宋樂祁知魯君必不能逞，而閔子亦言仍舊貫，言略加繕治，何必改作，以諷使公無妄動也。論語書之曰魯人，明爲公諱，且非公意也。昔賢或以魯人指季平子，或指三家，爲長府者，欲改爲之，以奪魯君之所恃；諸說多於情事不合，今不取。

此外不在德行之科而慎於言行者，則有南容。「南容」章，見孔門弟子之慎言也。白圭何義？集註引詩大雅抑之篇曰：白圭之玷，尚可磨也；斯言之玷，不可爲也。此白圭之所由名。南容一日三復此言，蓋深有意於慎言也。說本孔註。此與前篇「公冶」章相發明；所謂邦有道不廢，邦無道免於刑戮，其得力全在於此。以其兄之子妻之，弟子記此，亦以南容得中孔子雀屏之選者，職是故也。

政事科再有季路兩賢，其屢爲孔子之所裁抑者爲何？「季路」章，示學問之不可躐等，問事鬼神，而孔子答以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，問死而答以未知生，焉知死。陳註鬼神及死事難明，語之無益，故不答。集註謂幽明始終，初無二理；但學之有序，不可躐等。非誠敬足以事人，則必不能事神；非原始而知所以生，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。此示子路以學問之有序也。然則事人事鬼，知生知死，究如何？趙佑溫故錄則引孔子之言以實之；務民之義，卽所以事人；敬鬼神而遠之，卽所以事鬼也。夫孝者，善繼人之志，善